

货币职能分离及其在电子货币环境下的表现

褚俊虹¹, 王 琼¹, 陈金贤²

(1. 西安交通大学 国际经济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49; 2.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本文通过对货币的流通手段与价值尺度职能的分析,认为国家政权在铸币税及经济调控权的诱惑下,垄断了交易媒介发行权而导致货币两大职能的统一。但在电子货币取代纸币的情况下,货币乘数将由电子货币流通速度内生决定,可以趋向于极大甚至无穷大,国家政权获取铸币税与经济调控权的模式因而失效,并最终导致货币两大职能的分离及传统货币概念的消失。

关键词:货币;价值尺度;流通手段;铸币税;货币乘数

中图分类号:F8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3)08-0003-06

马克思曾给货币下过定义:“货币是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长期以来,这一直是教科书中的标准定义,但货币的两大职能为何会统一于货币这种载体上?有无分离的可能性?分离后又会带来什么后果?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货币经济学从这一问题出发,已提出了一整套学说体系。本文希望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电子信息条件下这一问题的表现。

一、传统货币的两大职能

马克思的定义明确地指出了货币的两大职能。这两大职能是毋庸置疑的。货币是由交易媒介发展而来,当直接物物交换发展为间接交换时,需要交易媒介作为中介。交易媒介与商品发生交换,交易者由拥有商品变为拥有同等价值的交易媒介,而交易媒介具有可度量性、普遍接受性,商品价值通过转化为交易媒介价值,从而获得了这种可度量性与普遍接受性,解决了直接物物交换中的困难,降低了交易成本,商品于是进入流通领域开始流通。在这一过程中,交易媒介是作为价值的载体,使商品价值能够暂时存放并性质得以改进,形成了其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

价值尺度作为货币的另外一大职能,同样是推动商品交换所不可缺少的。在一个交换过程中,达成交换的条件是双方对对方商品价值的认可。这种认可是从两方面做出的:一方面是对方商品价值的“质量”决定了交易媒介能否成为流通手段;另一方面,在认可了某种物品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之后,交易双方需要在“数量”上取得一致,即所交换商品拥有的价值应当是相等的。

从价值尺度需求的产生可以看出价值尺度的基本性质也是普遍接受性。例如,在商品甲与商品乙的交换中要采用价值尺度,则这种价值尺度必须既要被商品甲所接受、也要被商品乙所接受,否则就无法起到衡量双方价值以达到均衡的目的。由两两交换扩展到含有多种商品的交换体系中时,所采纳的价值尺度必须为所有参与交换的商品所接受,即可对任何商品的价值进行衡

收稿日期:2003-04-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01BJL012)

作者简介:褚俊虹(1975-),男,湖北浠水人,西安交通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王 琼(1970-),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陈金贤(1938-),男,福建福州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量,这便是价值尺度的普遍接受性。这种普遍接受性与对流通手段的普遍接受性是类似的。

价值尺度的第二个基本性质是稳定性,马歇尔曾用胡桃和苹果相交换的例子说明,在物物交换中,由于商品的边际效用递减,所达成的均衡不是一种惟一的均衡,而是一种偶然的均衡。在重复的试探中,“假如一种商品为大众所使用,而它对任何买者或卖者的边际效用,都不会因为小额交易而受很大影响,那么,这种商品就很宜于用作交易媒介,并宜于担负起原始社会中货币为小额交易服务的较简单的职能”(马歇尔,1996)。马歇尔的论述指出了在交换过程中价值尺度的稳定性的重要性,正因为某种商品具备这种相对最优的价值稳定性,从而可担负起价值尺度的职能。但他提出用边际效用变化率最小的物品作为货币,仍然受到了商品货币的局限,没有想到过价值尺度可以脱离实物而存在,甚至是脱离流通手段而存在。

二、价值尺度依附于流通手段存在的原因

新货币经济学派指出,如果能实现货币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分离,那将为经济运行带来许多好处:为合同、发票、借贷等跨期交易提供稳定的记账单位;导致金融创新真正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而不是为了逃避政府管制;有效消除货币对经济平衡的破坏作用等(骆玉鼎,1998)。他们所指的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分离,是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不再统一于同一载体,而由不同的东西分别承担。但货币发展至今,从原始货币、铸币再到纸币,都还保持着这两大职能的统一,在交易过程中,货币既充当着标准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价值,又承载价值而作为流通手段。

由于价值尺度的本质作用只是衡量商品的价值,对其最大的要求便是稳定。那么,一种抽象的计量单位便应当能够充当价值尺度,脱离流通手段而存在。非洲原始民族曼迪果人就一直使用一种称为“马居特”的抽象记账单位(西斯蒙第,1964)。它与任何实物都不相关,而只是人们想象出来用于比较商品价格的一个名词。但在经济史中,除了这极个别特例外,价值尺度实际上都是由流通媒介所充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其原因应当从货币发展史中去寻找。

在货币发展史中,货币的雏形是交易媒介,是由具有普遍接受性的商品转化而来。在其他商品与这种商品交换时,交换中则存在被交换商品与交易媒介这两种商品,采用其中一种作为价值尺度是最有效率的安排。而在这两种商品中,交易媒介又已具有普遍接受性,若采用其自身单位作为价值尺度,可以满足对价值尺度的普遍接受性的要求,由于采用另外一种商品,于是交换的价值尺度便会确定在交换媒介的自身单位上。而当某种价值尺度被接受之后,又会促进其原载体作为流通手段被进一步接受,这样随着交易媒介的发展以至形成货币,价值尺度的普遍接受性与交易媒介自身的普遍接受性相互作用,同步扩展,更导致两者关系的密不可分,稳固了流通手段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性。

采用交易媒介自身单位作为价值尺度获得了普遍接受性,但在稳定性上并非完美。交易媒介作为价值的载体,自身就处于流通链中,其价值必然会根据对其需求强度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价值尺度附生于交易媒介上而不与之分离,那么也就会随着交易媒介价值同步变化。虽然相对于其他商品而言采用交易媒介单位为价值尺度的稳定性已是最优,但仍然比不上不依附于流通手段而独立存在的价值符号。因此正如新货币经济学派所提倡的,应采用与流通手段分离的价值尺度以避免价值尺度波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不存在法律限制的情况下,任何经济中都会产生多种流通手段相互竞争,使某一种价值尺度难于取得垄断地位。布莱克(Black,1970)是第一个提出分离货币职能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在政府不能用法令规定法偿货币的前提下,流通手段可以是公司或银行的股票、债券,也可以不用统一的流通媒介而直接进行物物交换。而价值尺度自然附生于流通手段之上,每一种流通手段都会产生一种与之对应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可以同时多种并存,但价值尺度作为一种标准,却是具有排他性的,不同的价值尺度间会产生竞争。这种竞争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某一价

值尺度战胜其他的价值尺度成为标准,另一种是两种或者多种价值尺度相持不下。

统一的价值尺度可以节省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与效益,因而随着经济水平发展会逐渐增强对统一价值尺度的需求。同时制定并推广价值尺度也需要一定成本。如果其收益大于成本,那么在利益驱动下,可能会由经济组织来提出一种价值尺度,并试图运用组织力量使这种价值尺度被普遍接受而成为标准。相对于自然竞争而言,这时由经济组织来推行统一的价值尺度是一种更优的制度安排,因为价值尺度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标准价值尺度如果与原有的任何一种流通媒介相统一,该流通媒介就成为惟一的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体,取得垄断地位。那么首先该流通媒介的发行者将可以通过流通媒介的发行而独享铸币税;其次该流通媒介的发行者通过控制该流通媒介的发行量可获得调控整体经济的手段。这种结果会吸引所有有实力制定并推广价值尺度的组织投入竞争,尽力阻止某一流通媒介获得垄断地位,如果各发行者是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那么最终得出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提出一种不与原有任何流通手段相统一的新的价值尺度。

这一结论是与新货币学派所期望的结果相吻合的。布莱克就明确提出,记账单位必须以某种计价品来定义,但其本身不能作为流通手段(Black,1970)。新货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法马(Fama,1980)也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货币将消失,商品将通过“纯粹的账户系统”来完成,而记账单位可由不充当交易媒介的实物商品的单位来担任。霍尔(Hall,1982)甚至直接推荐了一种称为“ANCAP”记账单位,它由一定量的硝酸氨(AN)、铜(C)、铝(A)和胶合板(P)所组成的“复合商品”来定义。总之,新货币经济学派的各位代表人物都认为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是可分离的,并且应该分离,选择一种抽象的价值符号作为价值尺度应当是更好的选择。

流通媒介的平等竞争会导致新价值尺度的产生,进一步彻底导致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分离,从而使传统货币消失。但在现实中,流通媒介的发行者之一是国家政权,在与其他流通媒介发行者的竞争中,国家政权可以利用其制定法规的权利迫使其他发行者退出竞争,确立以依附于其所发行的流通媒介的价值尺度为标准,以保证其流通媒介可带来垄断性的铸币税与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在这种利益驱动下,国家政权将缺乏提出新的价值尺度的动力,而只是迫使各发行者接受其所提出的价值尺度,以保持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统一于其所发行的流通媒介——法偿货币的局面。但国家的垄断地位只能在其政权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获得,这也就造成了当今的货币格局:几乎在每个独立的国家之内都存在统一的价值尺度,然而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同的价值尺度相互竞争,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多种价值尺度竞争并存的局面。同时因为各国家政权限制其他国家货币在本国境内的自由使用,所以也无法使这种竞争进化到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分离的程度。

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是从其自身利益角度做出的安排,但对社会福利并非最优。价值尺度依附于流通媒介会造成价值尺度的波动,扰乱经济的平稳运行,增加交换中的交易成本。而且政府获得的铸币税也不可能凭空产生,必然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掠夺。经济学家们已逐渐认识到了这一制度的弊端,新古典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尼尔·华勒士(Neil Wallace)、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等人创立了“法律限制理论”这一货币流派,从史实出发,分析、解释过去和现在货币金融制度的形成原因,也得出结论认为: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并非市场力作用下自然演进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的法律限制所决定。他们否认垄断货币发行的合理性,主张实行自由放任的货币、金融制度(骆玉鼎,1998)。而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旗手哈耶克更是认为实行“货币的非国家化”和“自由铸币”是解决失业和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出路。在哈耶克看来,“自由货币”的发行更有利于币值的稳定和经济稳定,从而促进就业水平的提高和政府税收的增加(Hayek,1976)。

三、电子货币对货币垄断发行的经济基础所造成的变化

经济学家虽然指出了目前货币制度的弊端,但作为货币制度的制定者与执行者的国家政权,其行为准则是在政治制度约束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会选择优先满足自身利益。现有货币制度存在的基础正在于此,如果要以一种新货币制度取代目前制度,它必须给国家政权带来更胜于旧制度的收益,而当前的货币制度必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随着经济进入信息时代,政权通过目前货币制度获取利益的模式将会受到动摇,为新制度的诞生创造条件。

在目前这种货币经济中,除现金外,银行中的活期存款也起到流通媒介的作用。银行通过发放贷款产生的乘数效应,在银行体系中创造了数倍于原基础存款的存款,起到了扩大流通媒介规模的作用,类似于银行体系在国家政权发行基础货币的基础上,又增发了大量货币,决定了实际的流通媒介供给总量。而国家政权所获取的铸币税只能从基础货币发行中获取,在货币供给总量 m 倍于基础货币的情况下,其获取的铸币税是整体铸币税的 m 分之一。同时,国家对货币总量的控制效果也受乘数效应制约,对货币乘数的估计误差会带来货币供应总量的偏差。(乘数效应所创造的存款有活期和定期之分,国家由此也对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规定了不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因为定期存款的流通媒介功能远弱于活期存款,因此这里只讨论活期存款的乘数效应,本文中若非特别指出,都默认这一设定)

出于对银行融通资金的需要,国家政权无法禁止银行的存贷职能,但国家政权不会容忍铸币税的无节制流失及对货币供应总量的控制权弱化,因此必然创造相应的制度来控制货币乘数。银行存款准备金制度正满足了这一需求。根据货币乘数的定义,其计算公式如下:

$$m_1 = \frac{M_1}{B} = \frac{C+D}{R+C} = \frac{\frac{C}{D}+1}{\frac{R}{D}+\frac{C}{D}} \quad (\text{式 1})$$

其中 M_1 是货币供给量,由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余额 C 和活期存款余额 D 构成; B 为基础货币,由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 R 和现金余额 C 构成。则 C/D 为通货比率(现金——活期存款比率), R/D 为折算的活期准备率(准备金总额——活期存款比率)。在当前经济中通货比率主要受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基本稳定在一定范围内,这样在规定银行准备率的情况下,乘数效应可得到控制,与准备率保持稳定的相关关系,国家政权由此获得一份稳定的铸币税,并可准确控制货币供应总量。

国家政权控制货币乘数的这种手段在当前经济中是有效的,但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电子货币逐渐取代了纸币,会改变这一手段的效果。电子货币是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目前对电子货币尚无公认的标准定义,只是笼统地将现实中出现的利用电子媒介来实现货币的流通和支付功能的手段都统称为电子货币。由此出现了储值卡型、信用卡型、存款利用型(借记卡、电子支票等)、现金模拟型、发行结算型等电子货币的多种形式(赵家敏,2000)。其中现金模拟型电子货币是与纸币保持对应关系、基于英特网环境使用的保存在计算机中的信用价值符号,它可能彻底脱离实物载体而存在,但其价值尺度仍然与纸币单位相统一。在使用时,电子现金需要和银行建立实时联系,确认电子现金是经过银行核准的并由相应账户中转入转出(唐旭,1999);而发行清算型电子货币则是由微观经济主体发行的一种电子簿记符号,这种符号可用于交易,保持着与货币单位的兑换关系,平常交易时资金并不真正在交易双方银行账户间流动,而只是在发行者处进行记录,只在需要时才进行清算而转化为纸币或电子现金。由赛博现金(Cyber cash)推出的赛博硬币(Cyber coin)就是这种形式的电子货币,它本质上是微观经济主体所发行的一种信用货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可兑换银行券性质非常相似。

与纸币相比,电子货币已脱离了实物形式的载体而存在,是代表着更先进技术、更低交易成本的交易方式,目前由于技术限制,使用电子货币还需要进行设施建设的较高成本,但随着技术发展,这些建设成本将大幅降低,因此可以预见到电子货币将彻底取代纸币而成为标准的流通媒介,也就意味着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无需物质形式的交易媒介及购买力暂栖场所”将成为现实。

在纸币退出流通媒介领域的情况下,传统经济学中货币层次的划分将消失,现金与活期存款之间的区别不复存在(黄诚、李纯安,2000)。两者之间的流动性将趋于一致,电子货币可随时用于支付,又时刻都是存储生息的。原有的货币供应量发生变化: $M_1 = C_e + E + D_e$,这里 C_e 、 D_e 是电子货币条件下的现金与存款, E 为电子货币。原有的货币乘数相应改变为:

$$m_e = \frac{M_1}{B} = \frac{C_e + D_e + E}{R_e + C_e} = \frac{\frac{C_e}{D_e} + 1 + \frac{E}{D_e}}{\frac{R_e}{D_e} + \frac{C_e}{D_e}} \quad (\text{式 } 2)$$

如果电子货币替代的是现金, C_e/D_e 将小于 C/D , 而 $C_e/D_e + E/D_e$ 等于 C/D , 这意味着货币乘数变大;如果电子货币替代的是存款,电子货币发行者减少储备要求,实际的准备率下降, R_e/D_e 下降, C_e 等于 C , $E + D_e$ 等于 D , 货币乘数也变大。(谢平、尹龙,2001)随着电子货币对存款及现金的替代程度的加大,货币乘数也将不断加大。当电子货币与存款及现金间形成完全替代时,货币层次的概念彻底消失,货币乘数可趋向于无穷大。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货币层次概念的消失将导致存款准备金制度理论基础的丧失,在实施上也产生困难。准备率与货币乘数间的函数关系将消失,准备率对存款的影响无从谈起,更勿论形成对货币乘数的制约关系。货币乘数因而将摆脱准备率的束缚,不由中央银行外生地来决定,而是由金融市场内生的电子货币流通速度来决定。而网络条件下电子货币的流通速度极快,会使货币再创造的过程极快。这也说明了货币乘数将趋向于极大甚至无穷大。

当货币乘数变得国家政权无法控制并且其绝对数值已相当大时,基础货币所占据整体货币的比例已非常小,因而国家从基础货币的发行中所获取的铸币税也只是整体铸币税中非常小的比例。电子货币的供应总量也无法通过对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的控制来调整。面对这样的情况,国家政权将没有足够的动力来垄断基础货币发行权。

这样在国家放开货币发行权的情况下,各银行、经济实体受铸币税诱惑,将会争相发行建立在其各自信用基础上的流通媒介,如前文所分析,这些流通媒介将相互竞争,但此时已没有政权力量来强制规定价值尺度必须依附于哪一种流通媒介上,平等竞争的结果只能是价值尺度独立于任何一种流通媒介而存在,彻底形成流通手段与价值尺度的分离。

其实就本质而言,国家垄断基础货币发行,本来也是一种节省货币流通费用的做法,这种做法在信息传导机制、信息技术不完善的情况下是一种较优的制度选择,而在电子信息时代,在线支付、结算等活动汇集而成的金融信息流对电子货币的流通规律、流通速度及币值有很大的影响,由个体经济组织发行货币更能节省流通费用。在社会普遍认识到这一规律的情况下,国家政权即使不愿放弃垄断货币发行权,但迫于政治制度的压力,也有可能做出放开货币发行权的决定。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识到货币的两大基础职能的统一是在货币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对价值尺度的普遍接受性的要求下,原始的价值尺度依附于交易媒介而产生。但在自由经济下,会有多种交易媒介并存,从而产生多种价值尺度相互竞争,这种竞争本可带来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分离而保证价值尺度的稳定性,但国家政权在铸币税及经济调控权的诱惑下,通过强制手段使价值尺度与其发行的流通媒介相统一,导致了法偿货币的诞生。国家政权获取铸币税与控制货币总量的方式是发行基本货币与控制货币乘数,在当前货币经济中这一方式运转有效,但

随着电子货币的出现,预示着电子货币将取代纸币而成为标准流通媒介,在那时货币乘数将由电子货币流通速度内生决定,而不是像目前取决于法定准备金比率,它可以趋向于极大甚至无穷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权垄断货币发行权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它必将放开货币发行权,从而导致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分离,经济将由此进入无货币的时代。

这是通过对货币职能本质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新货币经济学派已认识到货币两大职能分离的必要性,但难于提出现实可行的方案。电子货币的出现为这一变革提供了契机,但当前电子货币只是一种新生事物,要达到完全取代纸币的局面,还需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其对经济制度的影响也还远未显现。究竟电子货币能否最终带来传统货币的消失,希望本文所做的分析能有助于做出正确的预见。

参考文献:

- [1]马歇尔. 货币、信用与商业[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骆玉鼎. 新货币经济学评述[J]. 经济学家,1998,(2).
 [3]西斯蒙第.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4]Black, F. Banking and interest rate in a world without money; the effects of uncontrolled banking[J] Journal of Banking Reach, 1970, Vol. 1.
 [5]Fama, E. Banking in the theory of finance[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0, Vol. 1.
 [6]Hall, R. E. Monetar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Developments in monetary economics[J]. Journal of Economics Literature, 1982, Vol. 20.
 [7]Hayek, F. A. Denationalisation of money: An analysis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current currencies[M].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76: 75-100.
 [8]赵家敏. 论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J]. 国际金融研究, 2000, (11).
 [9]唐旭. 金融理论前沿课题[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9.
 [10]黄诚, 李纯安. 电子货币的本质与网络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制度创新[J]. 经济科学, 2000, (2).
 [11]谢平, 尹龙. 网络经济下的金融理论与金融治理[J]. 经济研究, 2001, (4).

Separability of Monetary Function and Its Manifestation in the Circumstance of Electronic Money

CHU Jun-hong¹, WANG Qiong¹, CHEN Jin-xian²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 *Management School,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onetary function of currency means and value measure,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state power monopolizes the power of issuing money under the enticement of seigniorage and the right of controlling economics, which leads to the unification of the two functions of money. But when electronic money takes the place of paper money, the monetary multiplier which will be endogenously decided by the velocity of circulation of electronic money will tend to be maximized, thus the state power will lose its way to acquire seigniorage and the right of controlling economics. As a result, it will ultimately lead to the separation of the two functions of money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money.

Key words: money; value measure; means of circulation; seigniorage; monetary multiplier